



## 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

——张謇与天生港

□朱江

天生港位于南通城七十数公里的长江北岸。大生纱厂选址唐闸,一大原因是内河连接唐家闸和天生港。大生纱厂的设备和物料,大多通过天生港转运到唐家闸。张謇在天生港设立大达轮步公司和泽生水利公司,积极推动天生港自开商埠,筹建天生港发电厂和通燧火柴厂,使得昔日的小港口成为当时长江北岸的一个交通枢纽。

1907年9月8日,张謇在大生分厂第一次股东常会上,分析大生纱厂与大生分厂各自所处地理位置时,指出:“正厂内河、外江,开门即是,交通灵活。分厂距内河、外江在三四十里外。”大生纱厂最早的纺纱机器是从上海运来的官机,通过兵轮经长江运到天生港,再由小轮驳运到唐家闸。

1897年12月1日的《申报》第5版,刊登《通州大生纱厂告白》,其中有:“机器由南洋派威清兵轮船装运通州,业于本月十八日开运。”上海始终是大生纱厂机器和物料的主要来源地,天生港则承担了输入品的本地运输枢纽任务。从1897年年底承接官机开始,天生港对于大生纱厂乃至南通经济的作用日益凸显。

当时南通所有的港口,包括天生港在内都没有码头,无论是货物起卸还是乘客上下轮船,都需要小轮在江中驳运,既危险效率又低。在很多外国人的回忆录中,对于初次坐船到南通的情形有着细致的记载,因为需要在颠簸状态中依靠缆绳从大船落到小船上,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,可以从格雷琴·梅·菲特金在《长江口与南通州》一文的描述中感悟他们新奇而后怕的感受:

当你看到云雾缭绕中显得分外秀丽的狼山上的支云塔时,南通近在咫尺了。轮船溯江继续行驶五公里,一只平底船会及时地被推过来接驳,靠上尚未停下的轮船时,平底船猛地抖动一下,下船的旅客纷纷吃力地攀爬到平底船上。固定轮船和平底船的缆绳突然松开了,带着行李的旅客脚下一个踉跄,平底船在水中旋转起来,但很快就快被壮实的船员控制住,平底船向岸边驶去。

相对乘客,大件器物和煤炭运输,在长江中驳运更加费力。南通经济日渐发达,与外界的物资交流日益增多,由此在天生港设立轮步事宜被提到日程。据张謇日记:“三十年六月,营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。八月,营天生港轮步。”1904年农历六月,张謇与李云书等在上海筹建大生轮步公司,农历八月建设天生港轮步。天生港轮步由“通靖”和“通源”两个趸船码头组成,前者利用“威清”兵轮改装,长220尺,宽30尺,吃水9.6尺,后者系一条铁壳鸭尾船,长160尺,宽25尺,吃水8尺。江海关副理船厅鹤而生考察后认为:“轮船停泊时绝无意外之虑。”

随着天生港趸船和木步告成,1905年张謇发起设立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。公司准备募集资本银40万两,除由发起人先行筹集银12万两用于前期开办外,另行招集股本银28万两。公司花费银4万两购置“大新”轮船,在上海与天生港之间航行。天生港大达轮步的建设,得到官府的支持,上海道瑞澄和两江总督端方,分别为1907年8月30日、1909年2月4日前来视察。

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的设立,便利了南通的运输业,加强了南通与外地,特别是上海之间的联系,也确立了天生港作为南通交通中心的地位。“天生港由江口至内河道仅十余里,其东至海门,西至靖江、如皋、泰兴、泰州,北至东台、兴化、盐城,凡八州县,一水可通,而天生港适为枢纽之地”。天生港的发展对于长江北岸多地经济亦有促进作用。

天生港是张謇进出南通的主要港口,在其日记里留下多次记载。1909年5月28日,张謇在天生港乘船赴上海,当晚写就《夜至天生港》诗:“孤月随人别路明,惊回别梦是江声。千愁万恨凭谁说,化作空烟一片横。”众多社会名流坐船前来南通,一般都是先踏足天生港,然后进南通城。1920年5月11日,荣德生、黄炎培、沈恩孚等人从上海前来参加苏社成立大会,在天生港受到南通各界代表和乐队的欢迎。6月5日,美国哲学家杜威抵达天生港,展开他的南通演讲、考察之旅,同样也获得隆重接待。京剧大师梅兰芳曾三度赴南通演出,1920年1月12日乘坐“大和”轮船前往,1920年5月26日,梅兰芳偕姚玉英、姜妙香、齐如山、王凤卿、王明华等乘“大升”轮船,抵达天生港后都留下合影。(作者单位:南通市档案馆)

## 来自弗里达的凝视

□小芮

“三个弗里达在看你。”孩子的话语裹挟着嘲笑,让整句含糊不清。只有妈妈听得懂。

家里有两幅关于画家弗里达·卡罗的授权艺术微喷装饰画,《两个弗里达1939》和《自画像》。画面确实共有三个弗里达,侧脸、下巴微抬、嘴巴闭得有些用力,关键是眼睛,你看“她们”的时候,“她们”也在注视你,盯久了会以为那画中的眼睛有光,就像蜗牛爬过后留下亮晶晶的“地毯”的颜色和质地的微光。

丢勒、梵高、毕加索、德加、马蒂斯,谁不是自画像的狂热者。而弗里达一生中有大半的画作都是画的自己,一说她曾跟人讲画自画像是因为“我经常是孤独的”。画自己,就是画那份孤独,可她并非是孤单寂寥地站着,她和丈夫迭戈执手相伴,迭戈在她脑海里、她的三滴泪可能通往了迭戈的三只眼,她身下是血迹而胚胎与器官悬于上空,包括我们的装饰画:完整的弗里达和破裂的弗里达十指相握、心脏外露,还有一个弗里达被猴子不动声色地环抱。画作总是寂静,可画家能表达出它的声响。我们能听到多少?是夜里呼吸的渐索,还是科幻片中列车从地心贯穿而来的轰隆。

从事文学艺术创作,是我认为能够抚摸到内心的工作。有褶皱可以抚平,也能恣意拿石子扔出涟漪。这些心思像寄居在大海深处,有一天被创作者以文字画面推到岸边。弗里达画自己的时候,就在与自己对视,用近乎残忍的透视方式。十八岁时的车祸,阴魂不散的后遗症,三十多次手术,与迭戈的情感拉锯战,这些经历在她心上拉出口子,在土壤般的画布上野蛮生长。有一种过激的论断,称“疾病和疯狂造就了艺术”,不妄断,事实上艺术家脑中的齿轮是停不下来的,他们的思考如洪水,席卷整个生命。过度思考,澎湃了惊人的创造力,也有可能形成躁郁症等精神疾病。逝世前一年面临截肢,弗里达在日记里写道:“我呢,有翅膀就够了。让他们切掉,我就会飞起来了!”没有记录证明她曾经癫狂疯魔,她的画作被定义为超现实主义,可我怀疑,她只是让画作飞起来,承载着人生的伤害与全、人性的高尚优雅和轻诺寡信。

我们渴望内心的飞翔,想随手抓住什么来对抗突如其来的心伤,或者琢磨要怎样把这郁结化成诗。然后自知,我们不是极少数人,我们看着弗里达,而非是弗里达真的看着我们。我们所理解的弗里达,是基于一定现实,再由后人添油加醋的。要了解一个没有时空接触的名人画家,唯有通过其画作,摆在家中的却只是印刷品。至此我终于明白,弗里达是我们心中的神,是复制不了的形象,是抵达不了的世界。我们挣扎的是房产教育,他们挣扎的是伤口里滋长出蓓蕾,什么颜色都可以,差别显而易见,墨西哥猴子不会环住我们的脖颈,但我们也不必刻意切开一道口子,日夜盯梢。我们是如此平淡,又是如此幸运,能看到画作背后的痛苦,又不必忍受同等强度。我们不会成为他们,可微光仍落在我们的眼中,仍然思考,依旧前行,手上一枝迷迭香简单却馥郁。

落笔之后,孩子递来刚创作的水彩画,画中妈妈背对她在餐桌打字。画作的颜色明朗安逸,像多声部的季节。儿童画发出清晰的声音。这稀松平常的一幕,被三个弗里达凝视着。

A3 | 广玉兰

E-mail:ntrbwhsd@qq.com

编辑:顾超 美编:刘玉春 校对:梁桥 组版:蒋培荣

## 夏天吃冬瓜

□孙同林

夏天吃冬瓜,从字面就让人的身心生出一种快感。

我家搬到新小区的头几年,场院里新栽的几株花木还小,邻居便建议在空地上栽两塘冬瓜。我以为冬瓜难长,有点担心。邻居说,没事,冬瓜是“傻子”,你种上,到时候我来帮你照应。于是,我就有了几年种冬瓜经历。春天,当栽种黄瓜茄子的时候,邻居搬来两塘冬瓜秧栽在院墙的后面,邻居说,冬瓜喜阴怕晒。刚栽上不几天,冬瓜秧便放叶跑起藤来,一个春天,冬瓜秧悄悄地长着,但不见有大动作,直到盛夏到来,冬瓜的藤蔓才恣肆疯长起来,渐渐覆盖了场院里的地面,有的甚至爬上墙头,乳黄色的花朵绽放在藤蔓和绿叶之间。邻居见了,随手扯下爬上墙头的藤蔓,对我说:“以后只要看到冬瓜藤节上生出新枝,就要摘掉。”看我有些不舍的样子,边示范边说:“冬瓜是贱命,你不对它下手狠点,你心疼它,它就不给你结瓜。”果然,在邻居整过枝以后,藤蔓上便连续打出几个冬瓜姐,不久便长出毛茸茸的小冬瓜来。冬瓜成熟起来的时候,身上的茸毛自动褪去,表皮上像涂了一层面粉,于是,便有了宋人郑清的“剪剪黄花秋后春,霜皮露叶护长身”的冬瓜诗句,宋诗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生机盎然、充满生活气息的乡村冬瓜图。

那一年的夏天特别热。一天,邻居走进我家院子的时候,忽然叫道:“快找东西来为冬瓜遮阴降温。你看看,这冬瓜都快晒熟了。”说着,她找来一些乱草垫于冬瓜下,又在上面稀稀盖上一层。我细细看过,发现被太阳直晒的冬瓜表皮变成了白色,且结成疤痕,果然冬瓜怕晒。这一年我收获了不少冬瓜,一个个小枕头似的,吃不了,送了不少人。

我小时候的夏秋季节,几乎一直有冬瓜吃的,那是母亲的手艺。

夏天天热,没了食欲,母亲便经常给我们做毛豆冬瓜汤吃。冬瓜在炖熟之后,营养都渗透到了汤里面,清淡鲜美的冬瓜汤既能解暑,又能开胃。母亲有时把冬瓜切成片,红烧,红红汪汪的冬瓜片,堆在粗瓷大碗里,很好看,母亲骗我们说是红烧肉,我们一个个吃得津津有味。冬瓜排骨汤堪称天然美满的组合,只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很难吃上。

冬瓜在我国的栽培历史悠久,南北皆有。《广雅》中这样描述:“冬瓜经霜后,皮上白如粉涂,其子亦白,故名白冬瓜。”冬瓜也早已成为古人桌上常见的蔬菜,清代美食家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中写道,“其中可荤可素者,蘑菇、鲜笋、冬瓜是也。”“冬瓜之用最多。拌燕窝、鱼肉、鳗、鳝、火腿皆可。”寥寥数语,把冬瓜低调、善当配角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冬瓜,在人们眼中是一种寻常的蔬菜,但在中医的眼里,却是一味良药。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:冬瓜能益气除烦,“欲得体瘦轻健者,则常食之,若要肥,则勿食也。”

什么季节吃什么,不时不食,这是乡人的生活习惯。母亲在世时常说:“园子里的菜都有它们最好的时光,错过了再吃,就没那个味儿了,比如春天是韭菜的天下,夏天则是冬瓜的最好时光。”



CFP供图

## 飞盘的馈赠

□明前茶

等闲之辈岂能玩飞盘,飞盘需要勇气、敏捷、极具伸展性的轻盈身姿。这个夏天,围绕濠河风光带的众多小公园里,淡黄色或白色的飞盘像花朵一样旋转,掠过人们汗气蒸腾的黑发,当黄昏时分天色逐渐暗下来的时候,这些飞盘镀上了橙黄亮金的光晕,有一点像寻常生活中突然降临的微型UFO。

自从阿薇开始迷上飞盘,她在家刷盘子时,都忍不住要飞上一盘。盛过炒菜的青瓷盘已洗净过水,在她手里自由翻飞,有点像周伯通玩“左右互搏”:先正手向右侧飞盘,刹那间横跨三步,双手上下一拍,灵巧接住,再反手传盘,跳起来单手抓接。阿薇先生见劝不住,就说,赶紧下了洗碗池,我来陪你去街心公园一展身手。你用丙烯画的那个小恶魔飞盘才三重两,用瓷盘子炫技,小心伤到手腕。

为了玩飞盘,阿薇把镶着水钻的长指甲都剪了,前次剪掉加长版的美甲,还是两年前迷上拳击。整个夏天,阿薇与同事们都在飞盘场上见,运动背心,简单的运动阔腿裤或瑜伽裤,鸭舌帽,英姿飒爽得很,四周的蝉声像密雨一样落下来,每个人的热汗也从眉毛上落下来,有人怕手汗导致飞盘打滑脱手,专带一罐镁粉,放在濠河古桥的桥墩子上,不时跑回去,像体操运动员上场前一样,抓点粉,在手心手腕拍匀。

飞盘运动很像是对传统体育叙事的“反叛”,它对抗性有限,不允许对手之间有身体碰撞与接触,似乎和更高、更快、更强没有多大关系,正如符号学大师罗兰·巴特所说:“(我们在社交中的)形象不只是意指性的,也是‘交流性’的。”飞盘运动充满了邂逅与交流意味,在7人对7人的攻防中,每一个配合都少不了展示曼妙的速度、动感与飞跃拉伸的灵活性。此时,谁也不是攻防体系的零件,而是快乐自由的原子。因此,此刻的出汗,也带有出乎意料的浪漫意味。

阿薇开玩笑说,从前误以为飞盘是狗玩的,在美剧里,主人奋力掷出飞盘,狗纵身奔跑,沿着飞盘的飞行弧线凌空一跃,叼回飞盘来邀功请赏。后来才知道,人比狗早玩飞盘几十年。早在19世纪,美国面包师Frisbie就在大学城里开了一家饼店,学生们很喜欢他做的“Frisbie Pie(福瑞斯比馅饼)”,馅饼烘烤时,为了防止糊底漏馅,下面都有个浅盘型的锡托,吃完之后,精力充沛的年轻学生就抛接这种轻巧的锡盘取乐,抛出锡盘时,为了点燃

运动者的热情,呼唤大家集中注意力,常大喊一声“Frisbie”。以至于Wham-O公司取得飞盘的市场专卖权后,迅速依照谐音梗,将飞盘商标注册为“Frisbee”。

话扯远了,那天,阿薇妈妈来给阿薇送自己做的卤菜,瞧见女儿婿与邻居们在小区草坪上玩飞盘,放下保温桶就要求加入。阿薇怕快60岁的妈妈扭着腰,劝她观战,妈妈很不服气,说当年在大学里,她可是著名的“飞盘公主”:“不说别的,别人接高速盘的时候,手掌都磕得乌青,我不会这样硬接,会用手指的力量去叼住飞盘。玩上半天,摊开手掌,只有大鱼际有点充血,这才是本事。”

阿薇没有想到,自家爸妈就是在飞盘场上认识的。1980年,国内尝试引进科幻剧《大西洋底来的人》,导致万人空巷,不仅令蛤蟆镜与喇叭裤成为年轻一代的时尚符号,飞盘也成为眼界超宽的标识。阿薇妈妈个子只有一米六,但在人缝里传低盘是一把好手,尤其是她机灵诡秘的抛接,飞盘会像普拉蒂尼踢出的香蕉球一样绕过拦截者,让那些高个子男生无可奈何。阿薇爸爸小时候学过京剧武生,柔韧性极好,有一次竟靠空手翻抢到了阿薇妈妈掷出的飞盘,还有一次,阿薇妈妈掷出了前所未有的高空盘,阿薇爸爸像海里的旗鱼一样高高跃起,在人堆中把飞盘抢到了。

这一回,是躲避者赢了。进攻方的领头羊,居然替躲避者准备头盔,双方散场的击掌声中,每个人都一脸意味深长地微笑。男女主人公一聊,两人不仅同届,还是同乡。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。阿薇本人,也算是“飞盘的馈赠”。

飞盘是最能标榜男女平等的运动,它靠的不是力量,而是轻盈、敏捷与柔韧性,完全可以令青年男女同场竞技,比剧本杀和桌游更能消除单身男女的社恐症状。阿薇上个星期受妈妈委托,要替小姨的女儿在飞盘场上物色对象。阿薇建议妈妈:“您先把手叮飞盘的绝技,传授给我妹妹吧。”

## 我敬重的师长邵大箴

□沈启鹏

在我六十多年的从艺生涯中,曾得到许多老师的指导,除了技艺的传授,还有文艺理论的点拨。我曾有缘聆听文艺理论家王朝闻的演讲、美术史教授薄松年的授课、李松先生书信教诲。更有邵大箴、薛永年、刘曦林、尚辉、陈履生、马鸿增、周积寅、左庄伟等美术评论家对我画展赏析评说、指点迷津。其中,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正副主任的邵大箴和马鸿增令我感激不尽,他俩都是江苏人,和他们相识真是一种缘分。

2000年10月3日,中国第六届艺术节在常州举行,在丁观加先生引见下与邵大箴老师初次相识。邵老师比我大12岁,为人谦和诚恳,丝毫没有“大学者”的架子,或因属同一生肖,与他交流心情特别放松。他任中央美院博导、《美术研究》和《世界艺术》的主编,业务繁忙,我到北京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或去美术馆观展,偶尔也能见上一面。2008年底在无锡江阴“文化创意产业高峰论坛”上,第一次完整聆听邵老师的精辟见解,与薛永年、孙克、马鸿增、王鲁湘关于文化产业的三场精彩对话。会外,我向邵老师讨教关于画家自存代表作的归属问题,颇得教益。我在北京举办的两次个人画展,均得到邵老师的鼎力相助。

2007年11月,获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“时代心象——沈启鹏中国人物画文献展”。为同时举行学术研讨会,在丁观加先生和高冠华夫人张旭女士联

络陪同下,拜访邵大箴、奚静之老师。邵老师一口答应担任学术主持,并列出评论家名单。24日那天,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5个画展都将进行学术研讨,有的评论家被同时邀请,在邵老师的主持下,袁运甫、薛永年、李树声、夏硕琦、孙克、赵力忠、李松、刘龙庭、尚辉、陈履生、李一等十八位评论家,上午为画展认真研讨,令我大为感动。老师们对我的人生履历、从艺历程、艺术个性与时代的关系及今后努力方向等均作出中肯而深入的分析,尤以“不知疲倦的时代歌者”“主题创作的活化石”“没有上过大学的大学教授副校长当为共和国美术史上的个案”等评说,令我潸然落泪而自愧汗颜,鞭策我奋蹄前行。

2016年5月,中国国家博物馆邀请我举办“时代心象——沈启鹏绘画六十年回顾”作品展。为配合南通电视台制作专题片,邵老师接受访谈,他对我的艺术人生作了中肯而积极的评价,并对国博收藏作品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。5月17日开幕那天,83岁的邵老师从望京赶来。没有想到的是,一个月后画展结束,他主动关心画展及收藏相关事宜,与国博吕章申馆长磋商协调。我没有事前拜托,他却如长辈关心后生、师长厚爱学子一般体贴入微而不图回报。

去年11月,中国美术馆举办学术邀请系列展:“文心墨韵——邵大箴艺术展”,以大量珍贵文献资料和书画作品全面回顾他的艺术人生。整理并展

出反映邵先生在介绍西方艺术、研究中国传统文文化、构建当代美术评论和教书育人四个方面的丰硕成果。我虽无法赴京目睹,却从诸多媒体中学习体会,倍感亲切。

14年前我在家门口有幸欣赏到邵老师的一批山水画,机会太难得了。那是2008年11月1日,邵老师来南通中心美术馆举办个展并作学术讲座。他的山水画虽尺幅不大,但散淡清润、空灵雅致、无拘无束、返璞归真,可谓厚积而薄发,流露真性情,这正是他“全真”和“自在”两方闲章之意蕴所在。学术座谈会上他宽阔的学术视野、辩证的学术态度,使听者对全球化背景下的现当代美术走向有了一个明晰的思路。宋雨桂、高云、余丁、范扬、刘二刚、杨春华等也专程赶来,这样的阵势和机会对南通来说也是不多的。

那年我退居二线,正在编撰“天风阁画辑”丛书之一“时代印记——沈启鹏宣传画、年画、连环画创作回望”,我不知天高地厚竟出手稿以祈教正。想不到邵老师十分乐意为这本小册子作序,并于当月打印交我。序文以一位美术史论家的学术视野,对那个年代艺术观念的局限性作出思考,同时指出我今后的努力方向。邵大箴与靳尚宜、詹建俊并称中央美院的“三巨头”,我无缘进南艺,更没敢进中央美院读研,却一样得到导师指点,这不是难得又难得的缘分吗?